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山西興縣
第一一六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興縣五區魏家灘鎮
舉行騾馬大會啟事

爲便交流各種物資，供應群眾必需品，推進生產，特定於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陰曆七月初四至初八日），在魏家灘舉行騾馬大會，並請劇社演劇助興，敬希各地商民屆時踴躍前來。

尋人啟事

昌興，三十六歲，河北饒陽人，原在三十二團任管理員，你妻、舅父來找，因不知住址，回家去了。見信後，即來信給本部，知其下落者亦請函告。

——營部

平介解放區暗藏特務份子
配合閻偽進攻謀害幹部
民主政府明令鎮壓

（本報訊）與進犯軍搶糧、抓丁同時，潛伏平介解放區之特務分子加緊活動，謀害我反奸清算鬥爭中的積極分子與幹部，並強迫群眾交出清算果實。一區寧固皋偽村長杜永泉，今年三月即曾陰謀破壞該村農會及民兵組織，陷害幹部，後被發覺，陰謀未逞。此次閻偽進犯之初又大放謠言，七月二十七日閻偽軍侵佔十里外之左家堡，杜逆立即秘密勾通，報告我方軍情，並密令捕殺村幹部段永命等。四區北辛武特務賀[illegible]芝，密告閻偽軍將我方幹部房屋燒毀。其他區村亦有類似事件發生。我平介民主政府，爲保障人民民主權益，特於本月五日發佈命令，嚴懲此種特務破壞份子：（一）凡確實有陷害我村幹部積極份子之陰謀及行爲者，處以死刑；（二）凡漢奸、貪污份子乘機向群眾奪取清算鬥爭已得之果實者，除追回外，並課以百分之五十至一倍的罰金。根據此一命令，死心特務杜永泉及賀[illegible]芝，已經群眾檢舉，政府審理後判處死刑。與此種特務份子同時進行恐怖活動的閻偽「治村」人員，近亦紛紛落網，在五區韓家堡，五名「治村」人員，兩名被活捉、兩名負傷逃跑。在北莊村，民兵副大隊長驅逐三個「治村」人員時，繳槍一支。這些事件，都使群眾鬥爭熱情得到極大的鼓舞。

（又訊）進犯汾陽解放區閻偽，到處調查、破壞我方群眾組織，強迫幹部、積極份子「自白」「悔過」，實行恐怖鎮壓，僅礦城一村，閻偽即殺死民兵二十六名，義安村民兵亦已被殺兩名。

沁縣城解放
偽段炳昌部武裝被解除

（新華社長治二十六日電）盤據白晉路沁縣城之偽軍段炳昌部，已於二十一日晚被當地群眾解除武裝，沁縣城及城北鐵路綫上之漳源鎮、平寺鎮之偽軍據點同告解放，從此，打入晉東南解放區的一個楔子已被拔除。段逆爲晉東南著名漢奸，曾任日寇華北「剿共軍」第一師師長，統轄武鄉段村、蟠龍一帶，經常配合敵人向解放區進行殘酷「掃蕩」，僅該縣三十七村不完全統計，抗日幹部及群眾被殺者即達二千餘人，停戰令後，仍繼續不斷出擾，僅上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八天中，段逆即向武鄉之青修、故城等二十餘村襲擾兩次，殺人血案，慘殺民兵及群眾三十七人，捉捕群眾六百四十人。當地數十萬群眾憤激萬分，發動反段自衛復仇運動，在當地八路軍援助下，乃將該偽解除武裝。

青年英勇參加自衛鬥爭
平介民兵擴大三分之一

（本報訊）平介各閻偽據點，搶掠抓丁，殘酷異常。四區二十二個村子，只有兩個村未遭搶劫，損失麥子在十六萬斤以上。三區[illegible]、樂家堡等村，已被搶劫七八次之多，損失尤爲嚴重。郭家堡閻軍及南政村「治村」人員，藉開會之名，一次即將該村青年抓走八十餘人，在二區義棠、道備、侯郭等村，五天之中即抓走青年一百餘人，均被送往太原補充了閻偽軍。民紛紛逃避閻偽搶掠、抓丁暴行，平介青年紛紛參加民兵，成立自衛武裝。六月二十七日閻偽侵佔寧固皋後，該村二十餘青年在自衛隊長號召下，立即組成「獨立民兵戰鬥隊」，掩護群眾搶收麥子。在他們啓發下，從左家堡、樂家堡據點逃出的青年，亦正醞釀聯合成立武裝，油房堡十一個民兵被閻偽剛了家，女人被拉走了，他們懷着深仇大恨，撤出來在外圍村莊更勇猛地進行戰鬥。邊緣區青年不斷參加民兵，開展了爆炸運動。新增加之民兵數，已超過全縣原有民兵的三分之一。

我晉中平川軍民
積極打擊搶麥閻偽

（新華社汾陽電）晉中平川閻軍瘋狂出擊搶麥，緊張激烈的護麥鬥爭普遍展開。綜合各地軍息：（一）七月十一日文水閻軍集中三十七師一團及四十四師二團各一部千餘人，附山砲一、迫擊砲四，犯至石永鎮搶麥，遭我某團打擊。復於十二日，配合日軍二百餘，附山砲二、汽車四，大舉進攻下曲鎮，企圖在該地建立臨時據點，掩護搶糧，我久駐該地之某部與進犯軍展開激戰，槍聲徹夜未停，閻軍傷亡五十餘，消耗彈藥甚多，陰謀未逞，十三日退回文水。（二）清太徐地區閻軍搶麥更加頻繁，吳村（清源南）閻軍幹部團於七月二日至十日在附近各村搶糧兩萬餘斤。東穆家莊（清源東）閻愛鄉團三十餘，四日到長頭村搶麥，中途遭我某部堵擊，俘擄兩名，將其擊退，我營長李寶才不幸陣亡。徐溝偽保安十七團一部及四十師二團一個營（該營上月底由陽曲增到徐溝專門搶麥），八九兩日先後到堯城鎮、西谷、桃花營、南北宜武搶麥萬餘斤。東青堆、西、新營（均在清源南）閻軍幹部團，十一日企圖分別到孟武、柳村、孟封搶麥，均被我擊退。（三）汾陽、孝義閻軍及自衛隊偏村人員共千餘人，附砲三門，帶民伕百餘，大車三十餘輛，五日晨竄到三泉鎮，當即分兩路進攻，一路到平陸、韓家堡，一路到高家莊（均在三泉西北）企圖大舉搶麥，與我某團激戰至黃昏，閻軍傷亡四十餘，當晚全部宿營平陸，六日分別逃返原地。縣城、協和堡、南岩底閻軍積極修碉堡築工事，掩護各村向汾陽城內送麥，不斷遭我民兵戰鬥隊打擊。（烈人）

新投誠之日兵揭露閻錫山
留用日軍充內戰先鋒
「保安團」有日軍四千「特務團」有八千

（本報訊）不願充當閻錫山內戰犧牲品，日兵濱口隊、石川兩名，近由太原向我八分區駐軍投誠。濱口藏，日本本州北部青森縣人，石川則爲本州南部神戶人，投誠前均在閻錫山的「護路四大隊」。據稱：閻錫山的「護路總隊」共轄六個大隊，有日軍兩千餘，是去年九月改編的。每一大隊各有山砲二門、砲彈萬發、重機槍二挺，無綫電台一部；每班有輕機槍一挺。他們平時是閻錫山的「下級軍官訓練機關」，戰時則是閻錫山用於「機動決戰方面」的內戰先鋒，但閻錫山却稱之爲「山西鐵路公路修復工程隊」（護路總隊原名）。又稱：閻錫山留用他們，還有一種名義叫做「留用技術人員」，但就「護路四大隊」說，技術人員不及百分之二點五。六月二十日，這個「護路總隊」又與陽泉、五台、大同、晉泉，白家莊等五個「工程隊」大隊（每大隊四百人，有一山砲中隊及重機槍中隊）合編爲「保安團」，由趙承綬兼任團長，大戰犯日原部參謀長元泉馨爲日方總負責人。下轄七個團及通訊營、工程營，分駐忻縣、太原、陽泉、大同等地，七個團長均由日人充任。每團都有裝甲車數輛，山砲、重砲、迫擊炮等重武器。他們證明閻錫山於今年二月將八千多日軍改編爲八個特務團，分駐太原、大同等鐵路沿綫城市。這八千多日軍原來分屬「北支派遣第一軍」之一一四師團及獨立步兵第十、十四兩個旅團，還有第三混成旅團及獨立第四、五兩警備隊。他們說，閻錫山對日軍侍奉唯恐不周，每人均有外出服及訓練服，士兵均按少尉發餉，配給充分的大米白麵，趙承綬每次講話皆講生活要改善。但一般日兵對戰爭已極端厭惡，都想早日回國。

閻錫山留用日軍破壞和平

（本報訊）閻錫山留用日軍、破壞和平的罪行，朔縣戰鬥中被俘之閻方人員亦供認不諱。茲擇錄一部份供詞如下：「四十二團出犯解放區時，有日軍隨軍掩護，該部日軍即前駐朔縣的平井部隊，共五六十人，武裝齊全，並有輕機槍、小鋼砲。」（「同志會」朔縣分會副主任叛子英供詞）「政協會後，閻錫山派劉有泰來朔縣傳達指示：城防由日本人負責，其他部隊如『挺進支隊』、『愛鄉團』等分別在外活動，專門攻擊八路軍。」（朔縣國民兵團副團長崔學謙供詞）「朔縣日軍都穿了灰軍衣，對人說：『現在是當級軍幹活的』。」（朔縣解救團上校組長于鵬南供詞）

朔縣被俘閻方人員供認

（本報訊）朔縣自衛戰鬥中閻偽軍俘虜——朔縣「工作隊」隊長李子春供認：閻錫山利用日偽成立所謂武裝「工作隊」，侵襲我解放區，進行搶劫屠殺。李稱：「朔縣工作隊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閻）縣長洪志毅主持下成立，隊員四十人，分爲三個班。內有日本人四名，他們都已改成中國名字，張中由、張中成是由太原派來的，李宗、鄭三佰是由大同派來的。隊上共有步槍廿四枝，機槍三挺，擲彈筒兩個。隊長是我（李自禱），分隊長柳葉（曾任偽軍排長），教練官馬廷喜，都是由朔縣『二二人小組』（縣長、同志會縣分會主任、國民兵團長）決定的。工作隊任務是『開展政權』（就是侵佔解放區），將全縣劃分爲四個區，以馮莊（解放區，城西二十五里）爲『突擊區』，工作隊在成立半個多月中，前後出發三次，第一次到郭莊（解放區，城西二十里），是我（李自禱）帶去的，晨夜襲擊，打了一陣槍，沒有見八路軍，就捉回了五個老百姓（其中一個村副），和四十條牛，老百姓用三百塊白洋贖回去，白洋換成三十萬法幣，十五萬交了縣政府，十五萬給了工作隊（分隊長伏八千元，班長四千元，日本人四千元，作兵二千元，伕夫一千元）。第二次到高莊（城西二十里）是柳葉帶去的，又捉回了三四個老百姓，牛畜數不詳，交回了一百五十塊白洋。第三次出北門，也是他帶去的，詳情不知。張緊莊村副是我（李自禱）親自綁開的，縣長叫弄出去殺了！」閻錫山的「山西政權一」，縣就是如此卑鄙與殘暴。

抗擊閻偽在邊緣區侵擾
陽曲四區青年
武裝起來保衛家鄉

（本報訊）緊接太原之陽曲四區群眾，看見閻錫山施行「兵農合一」暴政，和對我邊緣區之不斷侵擾，紛紛醞釀着保衛家鄉。拉牛等三人到各村宣傳：「頑固軍來了，要把土地充公，強迫青年當兵，要搶老百姓的麥子，咱們青年們要武裝起來，才能好好過日子。」他們走到那村，那村就有青年自願相隨他們，大家在一起又到別村工作，幾天中就擴展到十二人。窮家潘民兵中隊長三不害和他熟識的人相約組織武裝，高鐵柱的母親不讓她兒離開家，三不害和她說：「你看你村叫閻軍欺侮成個甚，咱們還不武裝起來，閻軍來了，就剩下往死餓。」說的她願意了。他一個人前後就聯絡起十幾個人，各村群眾也向他們要武裝的青年保證要按時幫工，把各家的地鋤好，鼓勵他們安心在前面活動，保衛大家生產。現在全區已集中青年五十人，他們大部都是民兵，具備戰鬥經驗。已分頭出發活動，打擊閻軍的侵擾，保衛邊緣區群眾夏收。

民主運動領袖之一
陶行知先生病逝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中國民主運動領袖之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於昨日（二十五日）患腦溢血在滬逝世。逝世前，周恩來將軍曾趕往探視，但陶氏在彌留中，已不能言語。周將軍頃語記者稱：陶先生努力社會教育與民主事業多年，他的逝世爲中國人民之重大損失。

平介中官地、南官地惡霸
誣告幹部竊取農會領導
經澈底清算，才打垮破壞陰謀

（本報訊）平介中官地、南官地等村，發現惡霸怕自己被羣衆清算，企圖誣害農會幹部，竊取農會領導權。中官地羣衆自去年九月間向貪污惡霸份子高士進、郭三金發動鬥爭後，得勝利後，組織了農會改造過村政權，但因戰區幹部離開該村時，在領導上「扎根子」思想不明確，而忽視了村政權的鞏固工作，致留下一個空隙。高士進的弟弟高士準，對農會抱了仇視態度，蓄意報復，另有惡霸趙永勝、趙登玉、趙永壽，是以往當過偽村長和村警的貪污份子，他們害怕羣衆算他們的老賬，乃以「先發制人」的手段糾合了所有貪污份子，並拉攏了一部份地痞流氓結成反動集團，陰謀剷除農會秘書吳增義，幹事趙登凱，然後掌握農會，使「算賬」永不會輪到自已頭上。他們首先散佈謠言迷惑幹部羣衆，趙永壽羅賴吳增義強姦了他的女人，王志榮的老婆也說趙登凱某次在半路上強姦了他的妹妹，他們為了陷害吳增義、趙登凱，又捏造了所謂三十幾條「罪狀」，在村中活動向縣區聯名上告。三月中旬，趙登玉、趙永勝威脅羣衆召開「鬥爭大會」，將吳增義、趙登凱等農會幹部捆起，逼其坦白，喊出「非殺不可」的口號。當時因區抗聯以及其他幹部警惕不高，工作不深入，迷惑了真相，甚至某幹部當惡霸份子要求改選農會時，竟允許了。三月二十九日，趙登玉、趙永勝拉進十幾個惡霸士豪參加農會，並召集部份會員選趙登文為農會秘書、趙登玉為幹事，暗稱「新農會」。羣衆在這種淫威壓迫下，絕大部分採取了觀望態度，對我們懷疑，對惡霸恐怖。趙登凱送區公所，吳增義跑走，一直拖延了一月多。

四月中旬，經吳增義訴說真情，才使縣區大吃一驚，立即派遣得力幹部到該村發動第二次鬥爭。深入羣衆了解情況後，從進行時事教育與揭穿惡霸陰謀着手，打破羣衆一切恐怖與顧慮，反動集團亦逐漸分化。第一次大會依羣衆要求將惡霸趙登玉、趙永勝、趙登春抓起後，羣衆才又敢說敢道起來，並立即向這些惡霸份子展開清算鬥爭。趙永勝在敵佔時期担任村長，給「代購」糧，先後貪污食糧八千斤，廿二年該村被水淹沒，貪污了各村救濟食物無數，結果算出糧食五百石，折地三十七畝，立即歸貧苦羣衆。趙永壽退貪污地五畝，趙登玉有特務嫌疑，經羣衆要求，押送縣府。第二次在南官地、羌城、郭家堡、北官地等村共六百餘羣衆大會上，被蒙蔽的張玉龍等，控訴了惡霸份子逼迫他們蓋指印上告強姦民意的罪行，趙永勝的女人對他男人也埋怨起來，加以羣衆一條一條向趙登玉、趙永勝提出質問，進行說理鬥爭，該等無言答對，在大台上承認了錯誤，大會又一致擁護趙登凱、吳增義仍爲農會幹部。羣衆說：「這可又撥開烏雲，重見青天啦！」四月間在三區的南官地，也發生過貪污惡霸份子宋明紹、宋典、宋思謀，惟恐自己被羣衆鬥爭，秘密組織「好人團」，向農會幹部發動鬥爭，奪取領導權。一天晚上，惡霸假借「縣長來開會」的名義私自召開羣衆大會，要捆秘書范仁徹，現已經羣衆對惡霸等進行鬥爭，獲得勝利。（按新解放區各村在發動羣衆運動中，對此應嚴重警惕，嚴防壞份子破壞竊取維護自己羣衆利益的農會，以免農會落到惡霸手中。）（馬明、王芝）

「打樹要尋根！」
趙莊再發動清算減租
「狗腿」覺悟了，哭訴惡霸罪行

（方山訊）二區趙莊村，惡霸侯孝章，原係流氓出身，以偷販大煙，窩賭栗昭起家。敵佔期中，任偽村長，去年清算時，表面承認退款七十九萬元，但直到今年仍未交出，特別是直接訛詐農民的土地，現款並未解決。其本家地主侯學文、侯寡婦則依仗勢力，不出款不支差，今春他們更勾結一起，向羣衆反攻，大肆造謠：「政策變了」，將出租地全部奪回。侯學章還藉口幫助政府修築汽路橋樑，繼續威脅羣衆，羣衆因未發動起來，只敢怒而不敢言。區擴幹會議後，趙莊村幹部回來，即召開積極份子會議，檢討過去工作。農民沒有翻身，主要原因是清算不澈底，款子沒要出。大家一致認識：「打樹要尋根，侯學章不倒，農民就起不來！」於是就分工深入到羣衆中去，一邊生產、一邊發動，經過教育，逐漸打破羣衆不好意思，怕「變天」等思想，在四百多人的羣衆大會上，才揭發了侯學章的各種陰謀。會給侯某當狗腿的曹錫鎖，也起來哭訴：去年他在侯某欺騙威脅下，明減暗不減，今年病在家中，不能春耕，侯即乘機奪地，以致一家五口，目前無法生活。起初侯某仍圖詭辯，後經羣衆說理，始一一承認，共退款九十七萬元，減租糧也經常處理。在鬥爭侯學章後，地主侯學文，侯寡婦也向羣衆退租。這樣查租保佃、回贈土地才得到解決，共計保佃水地十畝，退租一萬餘斤，回贈土地五十餘畝。鬥爭勝利後，羣衆紛紛買地，買回土地八十五畝，佃戶秦安當並自動報名參戰。（李康）

陽樂全村講衛生
預防痢疾流行

（嵐縣訊）元區陽樂村三、五歲的小娃痢疾流行，學校便通過每個學生把自己家裏打掃乾淨，並宣傳和影響家裏人都講求衛生，趕急預防。王性大等幾個學生，又按戶檢查，看到誰家不清潔，拿起掃帚來就給他打掃，第二天再檢查，時又這樣做，過幾天再檢查，不打掃的人都已打掃了。影響了村裏的女幹部都說：「咱們不講衛生連這些小孩也對不起了。」便召集婦女研究村裏小孩子痢疾流行的原因，並決定每個人要保證不喝冷水、不吃冷飯，勤打掃。婦女幹部每五天督導全村打掃街道一次，每三天檢查各家衛生一次。（陽樂通訊小組）

經過群衆教育、幫助
偏四區二流子大部轉變

（偏關訊）經過說服教育，四區二流子大部轉變。過去全區二流子很多，僅水泉行政村就有七十五個，後來經過改造，已有四十五個轉入生產，有一部還參加了變工組。改造過程，採取下面幾個辦法：斗兒媳是由專人負責改造，發動羣衆幫助。先在生產動員會上用事實來說明改造二流子的重要——該村有八個二流子，他們不勞動，每年還得消耗村裏七十多石糧食，比全村出的十五石公糧超過五倍，這個數目字引起羣衆的驚訝，大家決定派專人負責教育改造，當時有五個積極份子自動負責一人改造一個，經過說服，並幫助他們牛工稀行，把他們編入合牛小組，一面生產，一面退癮，剩下三個後來也參加變工，陳滿紅在大家幫助下種了二十垧地，其餘七個人也都退了癮，參加生產了。楊家坡是採用二流子改造二流子的辦法，首先抓緊改造了二流子陸忠，他轉變後，天不明起來拾糞，白天淘坡，幹部看他轉變很好，就開個二流子會議表揚他，讓他再來改造村裏的七個二流子，經過他苦心說服，這些人，都參加了生產。白草坪還發動二流子家屬來改造二流子，翁富明的婆姨，和男人鬥爭，打開煙燈，弄得男人沒辦法，後來退癮參加生產，在她影響下，其他十來個二流子家屬，都採用勸說鬥爭，再加上幹部幫助，結果都退了癮，從事生產。（張喆、張維堯）

保德劉家塔紡織合作社
將工資制改為身股制
原來領導差、開支大、入不敷出。

（保德訊）二區劉家塔行政村，於七月八日，召開十一個合作社主任和技工會議，根據檢查，半年來合作社主要缺點，是領導上的自流，如楊家峁合作社，主任王海子自二月担任主任以來，連工人和紡婦都沒開過一次會，內部業務，也都無人管理，一架機子每天織幾尺布，商情，也都不了解，三個布能賣二百六十斤米，只賣了一百九十二斤。紡與織脫節，也是一個普遍的缺點，線子質量都很低，個別村子反不如以前，因此嚴重的影響了布的質量。再就是合作社開支大，如官地坪合作社五月份只織了八疋半，三十九斤，淨賺工資米五十三斤，而三個人吃飯，就化了九十三斤。經檢查後，決定首先要加強領導，[illegible]（張學誠）

廣泛開展漚綠肥運動

王全茂

大暑立秋之間，青草鮮老，草籽未熟，正是漚綠肥的好時機，因爲太早了草嫩，漚出糞勁氣小，太遲了草籽成熟，漚不壞，明年還要生出來。所以現在各地，不論舊老解放區都要展開漚綠肥運動，使廣大沒有牲畜的貧苦農民得到肥料，供今年種老麥上，並爲明春大生產運動打下基礎，特別在新解放區意義更重大，從效果上看也比冬季拾糞快得多。

爲廣泛展開這一運動，首先各機關部隊應組織脫地羣衆，做出成績，取得經驗，以便推動全面。作法可以變工組爲中心，組織老年、兒童、婦女等剩餘勞力，變工割草挖窖，並發動幹部、勞英、積極份子起帶頭作用。根據興縣趙家川口、康家鎮等地經驗，最好在村邊與大道旁靠近水草處挖糞坑，不論什麼青草都能漚，但以膏科類最好。將草割下後，用鍘刀切碎舖於窖內，一層草一層土壓起來。下雨時可把污水淤泥灌入坑內，有雨水的毛拔倒法更好。不下雨時可担水倒進，幫助發酵，過三、五天翻一次，翻兩三次後就漚成了。有豬圈的農民，可把青草壓在豬圈內，漚上土，漚出來的糞比淨草漚的還好。爲了節省工，如果水、草方便，可在耕地附近挖窖，割去地周圍的雜草，既能積肥，又可使害蟲無藏身之地，還可防止野草蔓延。

勞動英雄孫興昌在
五分區農代大會的發言

編者按：孫興昌同志是邊區出色勞英之一，有很好的羣衆路線工作作風。下面是他在五分區農代大會上發言的一段，雖然說的是他在四三年做減租工作的情形，但他的作風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很是有參考學習的價值。故特刊載如下，以饗讀者。

一九四三年，我在偏關參加了羣衆工作會議，討論減租生產、回贈土地問題，自己就常盤算，回去好好鬧減租，晚上睡下還說夢話：「世界不是你們的世界啦！」

我不識字，拿上一份減租減息條例，叫王國華同志給我唸，唸一條再一條，十成記個七八成，見人就宣傳，可熱心哩。宣傳了十幾天，找到了積極份子梁義，就給他佈置三個人，再去宣傳別人。這三個人，一個是賀月，當長工，還租幾垧地；一個是王裕仁，佃戶；一個是梁要，也是佃戶。他們三個人每人又動員三人，我去檢查時，任務都完成了，一共有積極份子十四人，就開了一個積極份子會，商量減租具體辦法，訂下紀律，叫他們每人再動員一個佃戶。約定正月初十在村外二流溝開會，訂的紀律是：誰也不能投降，不能溜溝子，誰溜溝子就割個紙屁股人人，貼在誰的臉上。（訂紀律是可以的，但必須是自覺的紀律。——編者）

正月初十那天，我怕約下的人不去，就到二流溝高圪台上瞭，看見滴流一個滴流一個，來了好幾十個，我可高興哩。開會啦，我對大家說：「要換爛皮襖就得減租。」大家說得很熱火，但有四怕，有的說：「怕奪地」，我說：「他有他的所有權，咱們有咱們的使用權。」有的說：「怕抽不出約」，我說：「咱們團結起來鬥，一定沒約時，就尋個關約。」有的說：「怕減租後又加減」，我說：「咱們組織評議委員，和地主立新約。」咯吵了一陣，我問：「誰敢減」，王進就說：「我敢減」。在討論得熱火時，後邊一個老漢說：「娃娃們減租倒是好事，就怕日本人和舊政權來哩。」有人說老漢說的也得考慮。我就說：「咱們組織自衛隊，放哨，來了咱們轉移，不來咱們鬧，你們怕不怕呢？」大家說不怕。之後又訂了紀律，還低聲喊了幾句口號。散會後各回家吃飯，飯後自動到張得生家（光棍漢）去集合。

吃完飯大家都去哩，那天縣上去了個賽政委，我同他談了談情形，他很高興。晚上，我們就把地主王緒叫來，第一次去叫，王緒睡下啦，人家不來，第二次再去叫，說縣政府有人叫哩，王緒來了。我們讓他在炕上坐下，和他講減租法令，叫他看條例。他估計我們不敢減他的租，我們就選評議員，選下三個佃戶，後就選王緒，他說：「減租還不是減租，選上個別人吧！」大家說：「就選你吧。」開始評大坪裏的地，五個評議員，有四個人通過了，王緒不答允，我們就喊口號：「誰不執行減租！」大家說：「王緒！」喊的王緒紅紅的，哇的一聲，哇的一聲，王緒說：「你們不是要打我呀！」大家就說：「誰打你哩！我們是減租呀。」後來王緒說：「還不行，咱們到政府去吧。」大家說：「去就去，馬上就走。」大家也撕破臉啦。

這天正下雪，窮人沒衣服穿，就互換，你穿他的鞋，他穿我的衣，換上就走。在路上王緒走的慢，大家說：「快走吧！你還想凍死我們呀！」就推上他走。到石家灣遇到他姪兒，叫回去，我們也跟回去，坐了一陣他不走，我說：「不走就在這裏減租吧。」這時來了個地主王得三，是中學畢業生，說我們明天算，我就說：「減租子減不成，要向你算賬哩。」王得三嚇得溜走了。後來

昌黎民兵被迫自衛 解除進擾七美兵武裝

美方向我道歉後我已將其釋放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駐北寧路留守營美軍陸戰隊第七艦隊第一第一分隊士兵黑爾登等七名，本月十三日下午六時攜自動步槍六支，乘汽車兩輛侵入冀東解放區昌黎四區之西河南村（留守營東南十里），向地方民兵開槍射擊，當地民兵乃將其解除武裝。事後，又有留守營美軍及蔣軍一部洶湧而來，向解放區軍民挑釁，我爲避免事態擴大，即忍痛撤退，將該七名美兵送往冀東軍區第十三軍分區處理。美兵被解除武裝後，軍分區司令部妥予安置。他們談稱：現在大量美兵均望復員回國，繼續留在中國幫助當局打內戰不是他們的意願，並表示他們了解八路軍，對他們並無敵意，解除他們武裝是由於他們自己不對。冀東軍區司令部以近來北寧沿綫美軍不斷向冀東解放區騷擾，七美兵事件僅係其中之一，顯係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破壞解放區和平秩序，實際上掩護和幫助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的軍事進攻，遂於本月十七日急電晉察冀聶榮臻將軍，轉向執行部美方代表提出嚴重抗議，並提出美方應向解放區當局正式道歉，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解放區軍民必將堅決自衛，一切後果應由美方負責。十五日，執行部特別小組來昌黎調查眞相，二十日與該分區司令李雲浮會晤於昌黎城南五十里之某地，美代表承認該美軍侵入解放區實係錯誤行爲，當呈上級飭令美軍今後不再任意侵擾解放區。按該七名美軍之姓名番號如下：（一）黑爾登，二十歲，番號八二八八六三號，內尼達人，十七歲入伍。（二）瑞特，十八歲，五五七九七七一號，華盛頓人，十六歲入伍。（三）施布希，二十七歲，五五七四六號，賓夕瓦尼亞人，十七歲入伍。（四）環士，十八歲，五七四六五五號，印第安那人，十七歲入伍。（五）希克，二十歲，九五八四一一號，海明人，十八歲入伍。（六）馬路得科，十八歲，五七零七五四號，艾路多維人，十七歲入伍。（七）沙路文，十九歲，五五二七六四號，艾路芒斯人，十七歲入伍。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據中央社二十五日電：美陸戰隊司令部正式宣佈，在北戴河附近失踪（按即爲向解放區騷擾被當地民兵解除武裝）之美兵七人已被釋放，於二十四日平安返津。

暴露反動派行兇方針

公然宣稱要向人民動「手術」

CC特務頭子陳立夫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新華社記者評CC特務頭子陳立夫二十二日談話稱：陳氏所謂解決國是施用手術論（見中央社上海電），發露了法西斯反動派向中國人民行兇的方針。陳氏自稱他曾「與中央日報友人略談共產黨問題」，以「治病」比擬「處理政治問題」，那位「友人」當即「詢以如事實證明內服之藥確已不能治病而用手術則尚有望，則爲良醫者是否亦將動手術」？陳氏答曰「然」，並引治盲腸炎以爲例證。原來在陳氏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的軍民以及全國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是「盲腸」，都必須加以消除，在「內服藥」不能奏效時，必須「施行手術」。雖然陳氏在其談話中還假惺惺的裝當「不忍遽施手術」，非至談判之路完全閉塞，不宜採取政治解決以外的方針」，但是誰都可以看到，陳立夫所謂「施行手術」「政治解決以外的方針」（即武力解決的方針）已經在日益蔓延到全國的中原、蘇北、山東、山西等地的內戰烽火與國民黨統治區內的法西斯恐怖兇燄中表現出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就是在這種「手術」下犧牲的。

新華社記者繼稱：陳立夫之流，把中國共產黨及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中國人民的運動當作「盲腸」，但是中國人民知道得很清楚，中國的眞正「盲腸」正是包括CC特務頭子在內的一小群法西斯反動派，十八年來，這一群敗類所吮吸的中國人民的膏血，所吞噬的中華兒女的生命，和所消耗的中華民族的活力，是無法計算的，把這一群敗類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禍害僅僅比作「盲腸」，實在是太輕了。中國人民對這種禍害盡量容忍，但是這種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今天這一小群的法西斯敗類竟然狂妄到這樣程度，要向中國人「施行」「手術」，全面的殺人，如果法西斯反動派毫不悔悟，堅持向中國人民開刀，那末中國人民將被迫予以堅決有力的回擊，而被割除的將不是別人，而恰恰是法西斯反動派自己。

周恩來同志

曾赴汴滬等地現已返回南京

中共代表周恩來同志爲商談黃河問題，於十九日由上海飛開封，冀魯豫解放區代表王笑一、成潤同行。當日視察花園口堵口工程，次日即與各方磋談黃河問題。關於堵口問題，各方工程師均一致認爲在大汛前不應進行，目前應作完成堤壩的防汛工作。關於下游復堤工程所需糧款及遷移救濟費，各方一致認爲應接照南京協議執行。兩項問題均有會議紀錄，雙方即可簽字。二十一日，周恩來同志返京，當日下午又偕聯總駐滬專員塔里斯離京飛滬。二十五日，周復與鄧穎超同志由滬飛返南京。

膠濟沿綫蔣軍下級官兵

不願當內戰砲灰紛投我軍

（新華社萊陽廿六日電）膠濟路沿綫蔣軍中一部份下級官員和士兵，因不願爲內戰犧牲品，紛紛攜械逃入解放區。自上月二十三日至本月七日之二十日內，先後逃來高密等地達二九七人，並攜來輕機槍四挺，長短槍二十餘枝，民主政府均予熱烈歡迎與安慰，對願回家者，則發給路費，歡送其返鄉。由濰縣城逃來之蔣軍第八軍工兵營上尉連長徐有全及特務長唐集臣等稱：我們堅決反對屠殺自己同胞的內戰，去年在膠東時，就想投奔東江縱隊，現在來到八路軍，眞正達到了夙願。他們並去信給第八軍官兵，促其脫出內戰，勿爲蔣介石個人作無謂的犧牲。

豫東我軍

繳獲蔣介石內戰密令

竟限期「消滅」豫東我軍

（新華社邯鄲二十七日電）蔣介石限期消滅豫東地區八路軍之密令，本月十二日八路軍於柘城自衛戰中從張嵐峯部偽軍手中繳獲。其中一件稱：『密。劉主任（按即第四綏區主任劉汝明）午齊（七月八日）電開：奉主席（按即蔣介石）午微（七月五日）電開：豫東杞（縣）、通（許）、太（康）、睢（縣）一帶奸匪（指八路軍），令張（按即偽軍張嵐峯）各部加強圍剿，務於七月底前肅清。……除另電外，特電。』此外，並有命令五五軍一部抽調汽車改爲快速部隊進行追擊圍剿等文件。

蔣介石擴大內戰

將「交通警察」紛紛北調

仿效日寇強迫人民「護路」

（新華社淮陰二十六日電）蔣介石已把百分之八十的正規編制軍隊投入內戰，近復動用「交通警察」。蚌埠車站於六月底開到國民黨「交通警察」一四百多人，全部美械裝備，專司蚌埠車站一帶警戒檢查任務。同時並有五個「警察」總隊逕至徐州，其中兩個又急忙空運青島。此等所謂「交通警察」部隊，係蔣介石之特務部隊（即忠義救國軍）及偽軍改編而成，企圖控制全國交通點綫，並爲所謂「整編國軍」開一走私後門。

（新華社河南二十六日電）國民黨反動派近在津浦南段徐州至浦口間進行所謂「護路」，強迫該鐵路兩側人民晝夜看守，以加緊軍運與對蘇皖解放區進攻。「護路」辦法完全仿效日寇，如蚌埠附近之小蚌埠一帶，即被限定每保派出二人，組成「護路隊」。

陶行知先生略歷

陶行知原名知行，安徽歙縣（徽州）人，享年五十四，畢生致力於人民大衆教育事業，爲生活教育學說的創始人，先後手創曉莊師範、育才學校及社會大學，並畢生致力於中國獨立民主運動，爲中國人民救國會的著名領袖，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主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常務理事。早年留美，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返國後，任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學校長。一九二四年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社，在南京燕子磯創辦曉莊師範學校，提倡生活教育，旋遭國民黨當局封閉。嗣後創辦生活教育社，出版生活教育雜誌，並主辦山海工學團，即提倡小先生制，以教學做合一、即知即傳人之主張[illegible]。一九三五年[illegible]國難教育社[illegible]，發起[illegible]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爲領導人之一[illegible]。一九三六年與沈鈞儒等七君子[illegible]。抗戰期間，自第三屆起即被選爲國民參政員，在渝創辦育才學校，今年二月又創辦社會大學。自陶氏到滬之後，最近即成爲上海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和平民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嚴予駁斥國民黨當局之一切反民主行爲，[illegible]下關慘案[illegible]後，悲憤出血，在滬逝世。

台灣日本財閥

指使日警槍殺台胞

（新華社延安電）東京訊：十九日晚發生日警槍殺我東京台胞事件，死台胞四名，傷二十餘名，槍殺者爲日財閥所指使。此等台胞在日投降前，曾備受壓迫，都聚集在新橋，租賃天地區，搭蓋攤棚以維持生活，盟軍佔領日本後，日僑地所有者某日本公司主人，不僅不改變虐待我台胞之行爲，而且任意驅逐台胞。當地台胞迫於生計，曾多次向公司主人交涉，不意彼竟遣浪人千名襲擊台胞，而日警復在該公司主人指使下向台胞開槍，致造成重大傷亡。事後，我旅日僑胞大爲憤慨，一致要求予兇犯的主事以嚴厲懲辦。

聽說孫濤來了個沈浩，王緒要回來見他，大家就跟着回孫濤。王緒一見就問：「如今減租是怎的一回事？」沈浩就給他解釋說的和我說的一樣，說：「群衆要和你減，你就減吧。」王緒沒法，又要重選評議員，想把他的狗腿孫中榮選上，我就在群衆中動員：「可要好好團結」。結果因咱們的主張通過了，算出要退租一百三十四石。王緒說：「給地吧」，衆人說：「給地就地吧」，大家商量最低的，最高的每畝石五。

把王緒的租子減了以後，又減蔡玉純的，一點沒費力，連王緒的共減二百來石，給地一百五十來垧。

減完租後，我就動員群衆說：「咱們快參加民兵吧，不然王緒敢把刀子往咱們肚子裡殺哩，要不了，也會引上日本人來，咱們有民兵放啥就不怕。」一下就有十七個人參加，還有十八人。民兵組織起來啦，我說這還不夠，咱們得組織個農會呀。當時有四十一人報名，選小組長時大家要我當，我說咱們十個人一組。就編了四個組，把四個積極份子選成了組長。

把王緒的租減了以後，我們就做統一戰線工作，敵人來了，我們給他報告消息，給背行李、拉牲口，引上他轉移。他見了我們就說：「娃娃們還有心哩！」他對他老婆說：「實娃娃們還不賴，現在的年頭就是這，減租沒了些東西，可是人家對咱還好哩，給咱們送消息。」

孫濤鬧好了，我就和王老士去石家溝減租，開了一晚上會，先是進行階級教育，開會時，沒見一個地主，我們說人家也在開會哩，就打發人去探聽，眞的人家也在開會，說：「孫興昌來哩，是鬧減租哩。」有的說：「他們鬧減租，咱們就加大租。」有的說：「不行，孫濤王緒還叫鬧倒了，咱們不中用。」在減租會上，把地主都叫來，地主王得三就說：「我不受王緒的罪，我執行政府法令。」我就說：「王得三是個積極份子，就要到他家給他們減租工作吧。」一下子就把租都減完了，大家高興得吃了一頓大餐。

孫濤、石家溝的火點着啦，二月十幾日，咱們又去碾山點，召集村幹部和受痛苦最大的人開會，讓他們參加，回了家老婆說：「你不要太激發，你不要減租，我沒接說：「我的命早交給窮人啦。」我把窮人家安頓一下，就去丁村角，把孫濤減租情形告他們，叫他們也減租，我說正進行中，一公所書記說：「咱們村長呢！不要減租啦。」你不要鬧啦，八路軍在，你不要想發財哪！」我又說：「孫的說：「誰要鬧村長，就是想打倒新政權，發了也該叫你就出去動員群衆選請說：「孫興昌說來，咱們打倒新政權嗎，建立新政標，我主張的對，把那書記選了一個，要往起組織新的農會說我又說下木角是淡好。」我說我不計較那些，咱們還是減租吧你們起就壞啦！」的租減完了，又去碾地清，又去白道溝，下木角租子都減了，自然村行政村農會也成立了，我被選了農會秘書和縣農會委員。大家說選上要好好給人民謀利益，我把這話牢記。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群衆沒吃的，我就盤算向有糧的人借借糧，農會保證還，又個別動員在咱們工作的地主那邊借糧食，他首先借出二石，這一來一共借出五十八石，群衆的困難就解決了，就響應縣政府開荒號召。五月間的時候，白道溝織女巢非踐遭冷蛋打了，我就發動一合作社，時，我上台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現在他們遭了害，咱們大家給他們鬧點吃的。」下面積極份子說動一下，了十三石糧，縣政府又發給了荒村，貿易局幫助成立了合作社，發展生產情緒沒有減低，後來又開懇實了二十幾條牛，組織變工開荒，秋收下來，光是荒地打得糧食交了公糧還餘下不少。

一比四十的樂村光輝保衛戰

志光

六月二十日閻頑軍集中三千餘人，附山砲六門、迫擊砲十餘門，輕重機槍數百挺、坦克一輛、裝甲車三輛、汽車數輛，分三路向我文水西南之孝義鎮進攻，企圖以優勢兵力一舉攻佔該鎮，打通太汾公路。我十四團一連一排長王貴貴等十六人所堅守之樂村（孝義鎮北）陷被，被超我六十餘倍的敵人圍攻，堅持六個多鐘頭，創造了一比四十的光輝自衛戰範例。

閻頑位居樂村東北面的丁字街口，扼汾文路之西側，東、北兩面背靠開闊地，據上四周建有磚花牆，樓門朝南，對面建有黑樓，既可瞰制文水敵人來路，又可堵塞進攻孝義鎮之敵圍鋒掃除退路，其位置至爲重要。當戰鬥開始後，王排長即令四班長王全福同志帶兩個戰士，迅速佔領閻樓東南五十米處的最高屋頂，給閻樓樹起了一個瞭望台，既便於觀察，又便於互相策應，據守住這個險要地勢，更增加了大家堅守的信心。

敵人剛爬到要地，敵人一輛坦克即由孝義鎮開來，停止在閻樓東面一百米處汽車路上，同時從文水方向開來了百餘敵人，迅速的移動到村北面來，坦克揭起烏龜蓋子插紅旗了，指揮敵人對樂村的進攻。但排長瞄準射擊，使敵坦克的蓋子放下了，蓋子準揭了幾次，都讓打了進去。緊接着又有二三百敵人由南面開來，通過南街口向村西運動了，我們用冷槍封鎖了村口。敵人傷亡太大了，於是坦克由南面河灘上駛來堵住街口，如蝸蟻似的敵人穿進了村子，要敵人佔領了閻樓周圍的每間屋子。猛烈的砲火轉向閻樓射擊，情勢更加嚴重起來，但沉着的守衛者毫不驚慌。三班副姜振蘭說：「咱們不要多打槍了，要節省子彈。」排長說：「對，大家打槍要準確，一槍打他一個，要和敵人拖時間。」四班長王全福隨見敵人喊捉活的，他便號召大家說：「手榴彈打完時，等敵人上來就和他一個拚一個。」

接着敵人的重機槍、輕機槍、排子槍，砲彈又是一陣猛烈的轟擊，子彈穿透了樓屋下懸着的鐵鐘，打掉了鐘上的耳子，鐘的響聲和槍砲聲交響起來，鐵屑、磚瓦屑，如開點般的亂飛。山砲彈打掉了閻樓的西北角，一片屋脊從瓦礫中掀了起來，在東北角監視敵人的陳玉清同志被磚瓦打的不能抬頭，煙塵彌漫中，我們的冷槍依舊利用窗空隙打過去。情勢異常嚴重了，飛在門前一個彈彈，傷了侯福成同志的胳臂，排長給他擦藥并包紮，三班副姜振蘭迅速給他裹着傷口。敵人猛烈的射擊，使我東北面守軍不能抬頭，排長又重新佈置四個人散在數處新闢地監視敵人。在彌漫的煙塵中，排長視察到敵人在東北面佈置薄弱，在西南面佈置堅固，同時敵人企圖奪取我佔的高屋要地，逼着老鄉抬三架梯門，均被我樓上冷槍打回去。第三次敵人一伊排來攻高屋，沒走到門前就被李耀一個手榴彈打回去，這時聽着敵人叫喊「我梯子」，王全福就命董祥先和李耀拉出手榴彈火線來，等敵人靠近時扔下去。接着敵人兩個手榴彈落在他們的房子上，濺到院內炸了，跟着又飛來幾顆，打在外牆上爆了回去了，手榴彈打的不能抬頭。排長知道從門口突圍是不可能了，決心要守到天黑，萬一子彈打不到天黑時，準備利用樓上東北的死角，用繩子綁好繩子，從花牆上一個個的溜下去，集中起來用手榴彈刺刀突出去。正在計劃間，敵人又是一陣最猛烈的轟擊，手榴彈也打到樓上來，原以爲敵人要攻上樓來，排長命令大家準備手榴彈刺刀，王全福也將亮的彈膛準備，「至少要他死三百人才行。」大家同上起刺刀，拉開手榴彈火線準備着。王全福在高崖上看見一個穿黑衣服掛洋刀手持紅旗的指揮官，由南面進村來，指着高屋向老鄉問話：「這裏有人嗎？」老鄉答：「沒有，」王全福看得真，得準，「叭」地一槍過去，敵人指揮官左臂鮮血直流，紅旗跌到地下，左手捂着傷口叫着向西跑了，接着又來了一個穿黃軍服的敵人，「叭」地又被我們打了一槍，敵人倒下了。

出乎意料，敵人的山砲從汽路上向文水撤退。排長看到敵人是掩護退卻了，接着輕重機槍、坦克、步兵也在撤退了，又聽得南面孝義鎮我們的隊伍追上來了，大家情緒異常興奮，高屋上王全福看見西面敵人都撤了，就打了幾個排子槍過去，敵人都退到公路上了，又是幾排子槍，敵人倒下了七八個。敵人最後一輛汽車在裝傷亡人員，排長要大家打擊敵人的尾巴，幾顆手榴彈打過去，敵人的尾巴也圓了。侯福成也高興的爬起來說：「我要報仇！」一队在槍眼旁準敵人打過去，敵人丟下了兩具死屍，狼狽的向文水城逃竄了。戰爭持續了六個多鐘頭，我十六名守軍在超我六十餘倍的敵人面前毅然不動，敵人死傷四十餘，而我僅一人光榮負輕傷。

「穿洋衣用洋槍 吃洋飯坐洋船受洋罪」

——蔣軍一作戰參謀的日記——

東北民主聯軍於金家崗自衛戰中繳獲國民黨七十一軍八十五師作戰參謀楊××的日記，其中記述國民黨軍被驅使到東北進行內戰的經過和如何忍受美國人的氣以及對內戰發生的懷疑等，下面是他的日記全文。

三月一日。落雨，沒有出去，終日看報消遣，說明天就要離此地到上海，去到東北。幾時才能回到江南，回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杭？想到此，不禁悵然若失。

三月八日。爲着我們工作沒有頭緒並情報不通，朱營長和我遭了師長一頓官腔，並且外加高鼻子（按指美國人）的洋氣。

三月十五日。整天落雨，無聊，今天將所有停留碼頭之械彈、器材、被服裝好上船，卻只怪自己部隊：一、作事不認眞，二、連絡不確實，公文箱中被人家（美國人）發現兩顆手榴彈，三、再加上高鼻子輕視中國的心理，無事變成有事，小事變成大事，結果呢？滿城風雨，便要把七十一軍完全停留，拍電報給委員長報告經過。最後弄動了副師長、副軍長，來了很多美語（按：奴才相），仍無結果。

三月十六日。已和洋大人商妥允運了，他將自己行李捆好，送上碼頭裝載，招呼部隊進駐、消毒、檢查——一直到官兵上船，繳械（按：國民黨軍上美艦不許攜帶武器），由美人將其收繳封存，登陸後再發還綑裝。在唯命是從的洋警下，各樣作得不像昨天那樣的鈎角掙生，聽說今早我們的上官已給送賄了。可憐的中國！可鄙的洋先生！……

三月十七日。我睡的是吊床的上層，每天利用這個上下的機會，練習點鐵槓，也是好的。房間僅有參謀長、團長、團附、兩個譯官和我幾個人，雖不能說怎麼好，但比起船艙裏的弟兄們「一擠一、擠二、與三」來，眞有天地之別了。大概是洋鬼子看見我們官長有日本手槍和戰刀的緣故，所以惹起幾個「伙伴」，在我們房間穿梭，我們「嘰哩咕嚕」，無結果便走到船口，向我們衛兵打手式，想出頭上的繳械子來換壁上掛着的手槍，我們相應不理。……或者是他們懷疑放了吧，便叫譯官同我們說，抽水馬桶床沒有了，害我不敢用，抽水馬桶也壞了，不能修理。似乎要講不把那東西拿來，我們有辦法，以致我們幾個官長參謀長大使時也只得和士兵擠在一塊。

三月二十日。頭痛得簡直要命，莫說握筆寫字，連睡覺的精神都沒有了。基於昨天的教訓，預予先將個兒放在床邊，萬一眞的胃潮喉擁，準備不時之需，殊不知暈船的人差的如此，滿艙幾乎成了嘔吐的世界，就是沒有看護小姐們來安慰，在譏誚的節奏，讓自己的心伏的節奏，波濤起忍不住了，也只得緊緊聽之由命而已。要一吃幾個冷饅包，沒有開水下，要穿一件人毛的大衣，保不住暖。……這就叫作「穿洋衣，用洋槍，吃洋飯，坐洋船，受洋罪」了！南無阿彌陀佛！

三月二十二日。昨夜睡的比較舒適，起床後的精神特好，而且聽到今日下午二時船將到秦皇島，解了四天武裝，作了四天囚犯，沒有幾個鐘頭，要恢復自由了，解放了，便激蕩得什麼似的。一氣爬上甲板，眼看着大陸的河山慢慢兒移到面前，卻被在不遠不近的海中投下錨，亂叫人把心急得拉在喉嚨裏。接着一些海盜似的美國水手到來，爲了打掃船艙的，竟像移罪犯德傳教一樣，左手提着掃把，右手將拳頭揮在你的鼻子上，在「團洋威」下，使我們不少的官長受盡了侮辱，本來是想「以牙還牙」，來而不往非禮也，給以當頭一棒，結果仍然從外交方式提出抗議，不過抗議還是不了了之，在此官兵上下千百個人懷着滿腔憤恨，聽下那無名的仇火。步上碼頭，抵達宿營地，彭副官主任志忠告訴我：軍械處的盒子槍被美國水手偷去九支，又偷去了破壞機槍兩支，軍需處的鴨絨被子遭劃破裂，偷去了二十床，經交涉，選了八床。

四月三日。聞今日所走之路已進入「解放區」，部隊起程，據悉即下令搶收各團之戰報，考慮情況，籌劃明日攻佔法庫。

四月十日。去年兩個打一個（按指國共合作打日本），今年兩個互相打，不合作打不得日本，本人給外人看，兩個不贏，要這樣豆相煎，讓人世間猜不透的什麼鑑兒！

副刊

爲李聞血案而寫

樊祉如

李公樸先生於七月十一日晚在昆明被刺身死，僅隔三日，聞一多先生在同一地區又被刺殺。李聞兩先生在愛國民主運動中奔走呼號，積極努力，領導青年，不屈不撓的鬥爭，今竟遭特務毒手，死於非命，全國人民，尤其是關心國事的正義人士，能不萬分憤恨！此輩特務，誰豢養之？誰使之？無人不知係中國法西斯反動頭子蔣介石。蔣介石除主張擴大內戰之外，猶想用謀殺主張民主自由人士之卑劣手段，造成恐怖空氣，壓迫民主運動，以便繼續保持其獨裁專制。其心可惡，其行可鄙，而其志則可以斷言爲萬不能達到。因自法西斯頭子希特拉、墨索里尼垮台以後，法西斯勢力，已成強弩之末，而民主運動成爲彌漫全世界的大潮流。我中國的民主力量，亦正如中共「七七」宣言所說：八年抗日戰爭中，我們在日本帝國主義與本國反動派的夾擊中間，建立並堅持了我國獨立民主事業的強大堡壘——一萬萬四千萬人的解放區。今天解放區人民的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城市鄉村各階層人民的鬥爭，正在聯爲一片燎原的怒火。國外的民主潮流既如彼；國內的民主力量又如此，蔣介石謀以繼續獨裁，這不是做夢嗎？中國之爭取獨立民主運動，已逾百年，近二十年來，人民在中共及毛主席領導與號召下，覺悟空前提高，力量空前壯大，反民主派如不知悔禍，一味無恥野蠻下去，定落個玩火自焚，想徒恃武力及特務，用「殺人」的辦法「利己」，結果只多造些罪孽，倒霉的更加快些而已。

李有才板話（五）

趙樹理

（章工作員）

這麼荒丈量，一個鐵鐘不上十五畝地就得丈兩天。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的窮戶，那要算得起開了？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自然就都走開了。等把他們熬了，咱們一方面他們不積極熱心，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只要做個樣子，說多少是多少，誰知道了？」家祥道：「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一插牌子！山對地，塊子很不規矩，每一處只要把牌上寫個總數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誰知道對不對？要是得用點小道買一買小戶，小戶也就不說話了——比方你看他一塊有三畝，你就說：「小戶人家用不着細盤量了，算成二畝吧！」這樣一來，他有點小虛數，也怕再多量出來，因此也就不想再丈量別人的！」恒元對着家祥訓了這一番話，又打發他去講一趟來馬鳳鳴。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不過因爲買得刁巧一點，都是些大畝數——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老恒元說：「你的地既然都是新買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馬鳳鳴自然很高興。恒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廣聚一來自己地多，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恒元，當然沒有別的話說。

第二天便依着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開始丈地。恒元所料，章工作員來了，也跟着去參觀。恒元說：「先丈我的！」村長廣聚領頭，民事委員閻恒元、教育委員閻家祥、財政委員馬鳳鳴、建設委員張啟昌、武委會主席張得貴、工會主席老范、婦教主席、農會主席桂英、青救主席小林，還有十多個新選的代表們，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筆硯等，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往椒窪去了。

廣聚管帶制，得貴執弓，家祥打算盤。每塊地不夠二分，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個灣，還得分成四五塊來算。每丈量完了一塊，休息一會，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斜的該怎樣折；家祥給大家講「飛歸得畝」的算法。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算地畝，也都聽不起勁來，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員卻覺着這辦法很細緻，說是「丈地的模範」，說了便到柿樹窪村去了。

果不出恒元所料，兩天之後，椒窪沒有丈完，就有許多人不來了。到了第五天，只集合了七個人：恒元父子、領工老范、廣聚、得貴，還有桂英跟小林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一個小孩子。……小林拉着個鐵鎌割柴，桂英肚裏懷着孕，想拔些新鮮野菜也捎着個籃子，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恒元家裏吃飯，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丈地的弓、算盤、筆硯、木牌，都是他一個人抱着。出發地點是恒元的後溝，也是恒元的地，出發時候，恒元故意發脾氣道：「又都不來了！那麼多委員，只說話不辦事，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個人的事了！」說着就出發了。這條溝沒有別人的地，進了溝子也不用丈，一進溝就各幹各的：桂英吃了幾顆青杏，就走了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幾顆杏，跟桂英一塊割柴去了；家祥見堰上塌了個小缺，指揮着老范去壘，得貴也放下那些傢俱去幫忙，恒元跟廣聚到麥地邊的樹下去歇涼說閑話去。（待續）